

文学

俄国民粹派文学的农民本位意识

许传华

【内容提要】俄国民粹派作家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于农村题材，采用农民喜闻乐道的话语，描绘出诸多“新农民形象”。民粹派作家此举源于民粹主义的农民本位意识，他们立足于功利主义的审美理念，创造出了民粹派文学的类型化人物形象。

【关键词】民粹派文学 农民本位意识 新农民形象 功利化审美

【中图分类号】I3/7.51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2) 04-0084-0005

“本位”意指回归事物本身，源于经济学中的概念，后衍生至各个领域，如“官本位”、“文化本位”、“本位主义”等。俄国民粹派文学中的“农民本位”意识是一种创作理念，主要指民粹派作家以农村为题材，以农民形象为中心，并通过农民话语进行写作的叙述模式。

一、农村题材：农民本位意识的直观呈现

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专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很少。虽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曾写过一些有关农民的小说，但那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农村并不具有典型性特征。原因在于，这些作家并不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描写农村问题，而是立足于贵族老爷的位置自上而下进行叙述的。例如，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果戈理，他写过

许多关于农民的小说，如《狄康卡近乡夜话》等，也写过关于农村的评论，如《俄国地主》、《乡村的审判和判决》等。问题在于，果戈理的小说具有滑稽、幽默的特点，并不具有严肃性的特征。果戈理有关农村的评论也是站在地主的立场来解决如何搞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在农民的教育方面，果戈理甚至认为，与其让农民读书还不如让他们听祖父讲话，他说：“农村神父会比所有这些小册子对农民说出真正有用得多的话来。”^①这就说明，果戈理并不是真正希望农民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其他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也并非专门以农村为题材的。对此，国内学者刘宗次进行了富有见地的总结。他认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的注意力主要

^① [俄]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作者简介】许传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学思想——文学思想与政治意识：俄国民粹派文学创作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2033）和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文学思想与政治意识：俄国民粹派文学创作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1D005008000001）阶段性成果。

集中于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契诃夫关于农民的短篇“难得发现他在传达俄国腐朽现实之令人窒息的气氛时所留下的神来之笔”^①；托尔斯泰对农民题材的描写是通过一个贵族的自我忏悔而表现出来的。

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民粹派作家专门将农村作为题材进行创作，直接将读者的视野引入到农村的画面。但不管是真实还是想象，都与农村、农民、农民工等相关。从这一方面来说，民粹派文学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意义。对此，曹靖华教授进行了中肯有力的评价：“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中，民粹派作家在开拓文学题材方面作出了贡献。”^②他指出了民粹派文学在题材选择方面的价值，肯定了民粹派文学在俄国文学史中的贡献和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民粹派文学中的“农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地域界限，而是被民粹派作家赋予了一种精神内涵。首先，“农村”是作家审美经验之后的精神归宿。在民粹派作家的笔下，“农村”不是一种落后的象征，而是一种深刻的道德内涵和精神诉求，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传承的根本保证。这里，“农村”已经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抽象精神实体。其次，民粹派作家将“农村”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传承的保证，实质上已经赋予其一种民族和国家的意义，认为“农村”能够挽救俄罗斯民族的堕落，能够拯救国家避免陷入西方国家模式的泥淖。“农村”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道德的范畴，上升为“弥赛亚”的高度，成为“救世主”的象征。最后，民粹派作家才会将农村看做是那个原本客观的农村本身，在这个农村里面才能透视到落后、愚昧等特征。

二、农民形象：农民本位意识的延伸表达

民粹派文学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意义。民粹派文学第一次将农民作为一个真正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进行描写，这在俄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先驱者和开拓者的意义。在民粹派文学之前的俄国文学中，农民一直处于无自我意识的状态，一切都是听从老爷的安排，对老爷毕恭毕敬、

言听计从。因此，无论是果戈理作品中快乐的农民，还是屠格涅夫作品中“智慧”的农民，抑或托尔斯泰笔下信教的农民，他们无一例外都受到宗法观念的影响，对地主老爷没有二心，始终忠于自己的主子。民粹派文学中的农民则不然，他们表现出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思考能力，并具有对抗地主与资产者的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中这是首次出现的。纳乌莫夫在小说《刺猬》中，描写了一个绰号为“刺猬”的农民工达尼拉·菲利佩奇·卡尔波夫，为维护弱者的利益，他不但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同工头发生争执，而且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也不断同矿方产生摩擦，保护弱者。在矿上干了一辈子、被时间弄成白痴的“伤疤佬”由于年老不堪重任在坑道里被监工狠狠地击了一掌而卧倒在地时，“刺猬”的反抗意识起了作用，他“热血往上冲，眼都红了，脸也愤怒得扭曲了，要不是工人们及时拉开，他准得把监工揍个半死”^③。“刺猬”已经不是其前文学中所描写的顺从、软弱、浪漫的农民形象，而是具有自我意识、强硬、实际的形象。这种变化是民粹派作家有意凸显的，即农民的形象应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作为贵族、地主的奴役之物出现。斯帕西比恩科（А.П.Спасибенко）给予这部小说以高度评价：“在这部作品中，纳乌莫夫第一次转向塑造农民的正面形象——一个热爱真理、寻找真理的人。”^④这就意味着，纳乌莫夫是在有意识地寻找一些积极的农民形象，有意描写农民的这种反抗意识，纳乌莫夫坦言：“他们身上就像焦点一样，反映出蕴藏在人民中间的巨大的活力。”^⑤戈里亚奇金娜（М.Горячкина）在评价这种自觉性的时候总结道：“纳乌莫夫笔下的形象不仅有自发的抗议者，还有一些自觉的抗议者。”^⑥纳乌莫夫塑造的具有自觉意识和反抗之举的农民形象得到众多人士的正面评价，其原因之一在于，第一次有人将笔锋转向塑造正面的农民形象。这种正面形象并不像其他的

① [俄]纳乌莫夫等：《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石田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② 曹靖华：《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页。

③ [俄]纳乌莫夫等：《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第107页。

④ Спасибенко А.П. Писатели-народники.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68, С.66.

⑤ Там же. С.67.

⑥ Горячкина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М.: Изд. Наука, 1970, С.83.

民粹派作家那样在农民身上寻找传统的道德精神，批驳资本主义的理念，而是通过农民的自觉意识和反抗理念来实现的。

如此一来，在描绘农民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人物的类型化。许多农民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样就削弱了人物个体的发展。民粹派文学中的人物大多只有两类：剥削者（地主、富农、资产者等）和被剥削者（农民、农民工等）。纳乌莫夫《鱼市》中资产者形象彼得·马特维伊奇和渔民形象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二者是对立的两个阶层；《刺猬》中的对立两级是矿工形象“刺猬”和矿主形象库德里亚舍夫；扎索季姆斯基《斯穆林村纪事》中的农民科里亚热夫和一系列地主形象。甚至在农民中间也分为两种：瓦西里·科里亚热夫与他的兄弟德米特里·科里亚热夫，兄弟俩的性格完全不同，亦是两种不同的农民类型，一种是反抗型，一种是妥协型；兹拉托夫拉茨基《根基》中的派别更明显，代表“新真理”的彼得等和“旧真理”的拥护者乌莉亚娜、菲拉列图什卡、明等。这样，民粹派小说的个体形象就变得模糊不清，他们是一类定型化的人。

三、农民话语：农民本位意识的深层表述

为了真实地呈现农民的生活习俗，呈现农民的内在本质，民粹派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运用俗语和口语色彩浓重的词汇。他们有时还故意违反语法标准，采用民间的习惯用法。例如，扎索季姆斯基在《斯穆林村纪事》中描写叶甫盖尼亚时，写道：“Дядя отписал посроже, но Евгения выслала ему при письме лишь три рубля денег, а о себе ни гугу。”（叔叔写信通知她快一点，但是叶甫盖尼亚附信给他寄了三个卢布的钱，关于自己却没有吱声。）在这个句子中，扎索季姆斯基运用了俗语“отписать”和口语词“ни гугу”，体现了作者以民间语言为本的特点。但是问题在于，这句话中的“три рубля денег”却采用了民间习惯的用法，没有严格按照标准语法进行组句。类似的语法不规范的表述在民粹派文学中是经常遇到的。如“在农村”（на деревне）所用的前置词是 на，这与标准语的

使用习惯是背离的，因为在标准语中一般使用“в деревне”。这种背离语法习惯的现象在民粹派时期的农民用语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他们经常使用“в заводе”来替代“на заводе”。民粹派文学广泛吸纳口语，一方面，体现了农民话语的随便性和语言修养的非标准性；另一方面，作者的这种关于农民问题的自然主义式的摹写，能够引起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同情，产生共鸣之心。

为了彰显民粹思想中的农民本位意识，一切以“农民为中心”，民粹派作家在使用比喻的时候赋予其自己的特色，其中的喻体是用农村常见的客体表示出来的，这不仅符合民粹派的个人思想旨归，更能表现农村的生活方式。例如，扎索季姆斯基描写普罗库多夫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时，将之比喻成“被使得疲惫不堪的马”；写到毛毛细雨时，将之描写为“像从筛子中下出来的”；写到不吃不喝生病的耕牛的舌头的时候，将之比喻为“抹布”；写到女主人公消瘦、无精打采的状态时，将之称为“田野里的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共同点就是所运用的喻体都是农村常见的东西。民粹派文学中喻体形象化的原因是，一方面，使农民能够通俗易懂地理解所写之物，另一方面，此种表述方式能够得到农民的认同，消除作品与农民间的隔阂。

在民粹派文学中，除了叙述者的话语之外，出现最多的则是农民的话语。在人物形象中，毕竟农民是民粹派作家关注的焦点，是民粹派作家描写的重心。但是，在农民的话语表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形象化的言语。例如，科里亚热夫给利辛的评语是“Человек ты с головой”，“голова”的本义是“头”，一种生理器官，转义是“有头脑、智慧”之意，如此给接受者的印象要比“Человек ты умный”更为直观、形象。

在农民本位理念的支配下，民粹派作家还将某些特殊的口语词作为理解社会理想的尝试。例如，在谈及“钱”的问题上，他们很少用“деньги”一词，而是运用“капитал”。这里，“капитал”的双重含义：在口语中，“капитал”是“钱”的意思，能够与数词连用；除了口语的意义之外，这个词更富有韵味的是具有“资本”的含义，即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来获得剩余价值所用的那些钱。扎索季姆斯基对于“капитал”的运用可谓用心良苦，既道

出了普罗库多夫的私人财富之多，又说明了这些财富的来路不正，违背了农民的良心，也背离民粹主义的理想诉求。

民粹派作家在作品中使用大量的民间语言，除了为了让读书不多的农民理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作者的农民本位意识。将农民置于话语中心，让农民的语言成为事件的叙述工具，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具有农民的特色。

四、功利性的审美功能：农民本位意识的动因

在民粹主义文学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文学基本上是以审美为特性的。不管是文学叙述，还是作品的结构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然而，民粹派作家是作为一个政论家来看待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是对于现实来说最为迫切的问题，在叙述形象的时候，民粹派作家更热衷于解释、评论，发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在叙述方式上，作者的思想占统治地位。

民粹派作家经常喜欢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选择符合自己理想诉求的素材和题材。为了写出更真实、更令人信服、对宣传更有利的作品，他们到民间去搜集数据，深入民众之中体验农民的生活，研究农村的经济和生活习惯。民粹派作家为了写出真实而令农民能够信服的小说或其他作品，将深入民间所搜集的这些材料当做创作的素材写入作品之中。由此，民粹派文学的许多作品便失去了艺术传达的感染力，而好似一篇篇政论文，作者此举的目的是在发表议论而非叙述。由此可窥见民粹派文学的功利性特征。

此外，在对作品标题和人物的命名中，也能看出作者极大的功利性。扎索季姆斯基在《斯穆林村纪事》中将正面人物命名为“Кряжев”，在俄语中意为“敦实的人”，这体现了农民体魄健壮、道德淳朴等特征，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喜爱之心；与之相反，他将反面人物命名为“Прокудов”（搞恶作剧的人）、“Кудряшев”（卷毛的人，花言巧语的人）、“Беспальный”（缺指头的人）、“Чирков”（吱吱叫的人），这些名字都具有贬义的色彩。作者所不赞同的是这些资产者、富农通过

投机倒把、放贷等方式占有农民的生产资料，进而在精神上控制农民。乌斯宾斯基在《支票簿》中将商人兼工厂主伊万·库兹米奇·米亚斯尼科夫伐木、开工厂的地点设在“拉斯波亚索沃村”（Распоясово）也是很有讲究的。“Распоясово”的词根是“пояс”（腰带），前缀“рас-”意为“解开”，所以“Распоясово”的意思为“解开腰带”。在村社中，当众“解开腰带”是一种放肆的行为，是不文明的、不道德的表现。因此，“拉斯波亚索沃村”也就成了“放肆、为所欲为之村”。乌斯宾斯基将“拉斯波亚索沃村”作为资产者开办工厂的地点，实际上是指责他在这个地方的行为实属放肆之举，是违反村社精神的。

由此可见，在选取主人公的姓名、绰号和他们活动空间的时候，民粹派作家所考虑的是其本身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他们将富有褒义色彩和肯定意义的词汇赋予了他们所喜爱的主人公，而将富有贬义和否定色彩的词汇给予了反面人物。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便无意识地接受了作者提前所作的安排，不自觉地主人公划分为两种对立的类型，从而产生对正面人物的好感和对反面人物的厌恶。

再者，民粹派文学的接受者主要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并不能理解作品中深邃的含义，这就要求民粹派作家以简单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来描绘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鉴于这种特点，民粹派文学中的情节大多没有太大的波澜起伏，而人物形象也比较单一，没有明显的性格特征，只是被赋予作者本身的爱憎之情。因此，民粹派文学中描写人物形象，其意并不在于刻画他的性格，而只是将之当做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

但是，在民粹主义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功能不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作者的另一只眼睛来看待世界，执行作者的意志和思想主张，代替作者发表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看法。作者通常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让其成为自己话语和思想的载体，貌似主人公在说话，其实是作者自己在思考。对此，巴赫金解释说：“小说中的说话人，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他的话语总是思想的载体。一种特别的小说语言，总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希冀获得社会意义的视角。正因为是思想的载体，话语在小说中才能成

为描绘的对象；也正是因此，小说毫不担心会沦为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①民粹派作家所描述的社会场景和社会生活很多都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呈现的。兹拉托夫茨基的《农民陪审员》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大多是通过陪审员的眼睛来描写的，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描写了工厂对农村的侵入、村社农民和私有农民的差异等现象。乌斯宾斯基《土地的威力》所叙述的土地的重要性和村社的腐败性是通过赤脚伊万的话语来表述的。在伊万的眼中，土地所呈现的价值对于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同时也是乌斯宾斯基所主张的。扎索季姆斯基《斯穆林村纪事》中热闹的劳动组合的场面是通过科里亚热夫的梦想呈现的。这里，主人公作为人物形象的因素变得渺小了，作为“放大镜”的作用增大了。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描述、争论以及幻象等形式来表现社会现实，其功利性的成分无疑又增加了几分。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Farmer's Standard Consciousness in Russian Populist Literature

XU Chuanhua

Abstract: Russian populist writers made their own creation oriented toward rural subject matter, adopted popul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used by farmers, described a lot of “new farmer figures”. What Russian populists did derived from the populists’ farmer standard consciousness. They wer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utilitarianism aesthetics and created many typed character images in the populist literature.

Key words: populist literature; farmer standard consciousness; new farmer image; utilitarianism aesthetics

《俄罗斯学刊》稿约

一、本刊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欢迎投稿。本刊将倾力打造各个栏目，为广大专家学者研究探索俄罗斯问题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来稿应遵守学术规范，选题新颖，内容充实，论证严谨，层次清楚，阐述明晰，文字简练。

三、来稿一般在1万字以上，特别优秀的稿件视具体情况可以突破字数限定。来稿请附中英文篇名、作者名、内容提要（200～300字）、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职务、职称）。请在稿件后面附上作者的固定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传真号码、通信地址和电子信箱。

四、稿件中的注释请以脚注形式在当页页脚标出。引用报刊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章标题、刊名、刊期；引用书籍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和页码；引用互联网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献名、网址和时间。正文中出现的外文请译成中文并加上括号附在外文后。

五、来稿请用A4纸单面隔行以5号宋体字打印，寄往本刊编辑部（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俄罗斯学刊》编辑部，邮编：150080），同时把电子文档发至本刊电子信箱(hdelsxk@163.com)。稿件请寄给编辑部，不要寄给个人。

六、来稿文责自负，但本刊有修改权，如不同意修改，请在稿件上注明。

七、稿件一经录用，其专有出版权（包括图书、杂志、数字出版等出版形式）即属本刊所有，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所付稿酬已经包括光盘版及网络版稿酬。

八、来稿应是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过的论文，亦不接受一稿多投的文章。稿件寄出半年未接到本刊通知即可自行处理。

九、因本刊编辑部人力、财力所限，所有稿件恕不退稿。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赠样刊一本。

《俄罗斯学刊》编辑部